



唐山曹妃甸至北京动车开通

8月21日7时47分,D6622次列车从唐山曹妃甸东站首发,标志着北京-唐山-曹妃甸客运动车组列车正式运行。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通讯社  
XINHUA NEWS



新华社客户端

2019年8月22日 星期四 己亥年七月廿二 今日8版 总第09731期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



喀斯特地貌奇观

这是重庆金佛山风景区(8月20日摄)。重庆市南川区的金佛山风景区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风景秀美,吸引了不少游客。

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本报记者王明浩、刘元旭、宋瑞

群山环抱,云系山腰。

进入旅游旺季,铁岭子村又热闹起来。村口巨石上,今年新添的“化石村”招牌格外显眼。

村展览馆里,党支部书记丁利讲石头里封藏的亿万年前时光,讲治山治水的故事,博得游客点赞。

“现在爱石头、说石头,过去,我炸山开矿,可是搞破坏的!”老丁说起过往,有点不好意思。

村子不远处,山上“伤疤”犹在。

上世纪70年代末,铁岭子的静美被炸山的隆隆炮声打破。最高峰时,30多户的小山村有6家采石矿。

可借铁岭子,既有“铁岭云横”美景,又藏“大地史书”密码,李四光曾称赞:“在欧亚大陆同时代层中,蓟县剖面之佳,恐无出其右者”。但在当时,“青山破膛开肚,空气尘土飞扬,不是这家果树被砸,就是那家屋瓦被崩。”

要了金山银山,丢了绿水青山。坏处大伙儿都明白,可采石挣钱大钱,谁肯断财路?

“2008年,县里下了关停令。丁利还惦记着重新开矿!”罗庄子镇党委副书记刘武刚说,直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理念,老丁才彻底打消开矿念头,带领铁岭子转型谋变。

从毁山的主儿变成护山的头儿,从“吃子孙饭”到“吃绿色饭”,铁岭子村的蝶变,是天津市蓟州区践行“两山理论”的缩影。

**从挖山到护山,绿水青山金银不换**

蓟北山区,山之胜,盘为最。

史料记载,清乾隆皇帝曾32次巡游,慨叹“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

夏日,记者再访5A级景区盘山西麓。车行盘山大道,触目皆是葱郁,空气清新净爽,耳边鸟虫鸣唱。

然而,走进官庄镇挂月庄

村,仍可见“千疮百孔”的山体模样;十几座光秃秃的小山矗立,若不是有积水的坑塘,俨然置身于西部荒漠的丹霞地貌中——不同的是,这些“石林”不是风化溶蚀形成,而是取土挖沙留下的。

眼前的“伤疤”,是蓟州的刻骨之痛。

作为天津唯一的半山区,建材业曾是蓟州的支柱产业。炸山采石,毁地烧砖,挖河取沙……超过400家石料、化工、采沙等污染企业,给绿水青山留下累累伤痕,生态破坏触目惊心。

“挖山山会倒,吃山山会空。”蓟州人逐渐明白,绝不能走先破坏后修复的老路。只有痛下决心,全面关停山区矿山企业,蓟州才有出路。

关停,断了不少人的财路。矛盾尖锐,政府压力山大。

“再难,也必须关!”蓟州决策层态度坚决,出重拳、下猛药,扭住不放、一抓到底。渐渐地,山野恢复了平静。

但也有人心存侥幸,玩起“猫鼠游戏”,随之而来,矿点装监控,公路设卡口,还祭出“飞检”,惩治利剑始终高悬。2018年7月、8月,蓟州区法院分两批对36名被告人非法采矿案作出一审判决,极大地震慑了盗采行为。

一手抓关停,一手抓修复。从2014年开始,蓟州开展“矿山复绿”行动,为矿山创面“疗伤”。

记者在燕山西大街山口北侧见到,大兴峪北矿区创面修复,如道道梯田。坡面喷播沙地柏,梯田种上油松、桧柏、毛白杨、臭椿、白蜡。裸露的山体重披“绿装”。

“为修复8处疤痕累累的山体,区里已经投入11亿元。”负责蓟州矿山治理的天津广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海茹说。

除了政府投资,蓟州通过招商引资,实现矿坑修复与绿色发展“双战”。

伊甸园旅游小镇是其中典型一例。这个项目总投资80亿元,引入英国矿区修复先进经验,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核心,融合旅游和农业,打造健康及运动、科普教育、影视+艺术、生态农业等业态。

“预计2021年建成开放后,每年将带来超过200万的过夜游客量,4年内创造税收10亿元,带动周边2000户村民致富。”蓟州东方伊甸园项目副总经理刘振东说。

守住绿水青山,复绿、护绿更增绿。

一组数据最有说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蓟州新增林地10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6个百分点,全区林木绿化率53.5%,其中北部山区林木绿化率达79%,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

蓟州区林业局高级农艺师刘凤明说。

水环境修复是蓟州打响的另一生态治理战。

登翠屏山俯瞰,于桥水库烟波浩渺,犹如一颗巨大的蓝宝石。谁又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污染防治的“老大难”。

从2013年起,蓟州加大水库污染治理,设置112公里的隔离网,清理3.6万亩鱼池,清除周边117家规模养殖场,对水库北岸107个村生活污水进行集中处理,搬迁水库南岸全部47个村并退耕。

“水质明显好转,从过去四类、五类水,转化为三类水。”蓟州水务局副局长王志光说。

生态变化,护林员赵勇感受尤深。“早些年站在八仙山聚仙峰瞭望台看,到处‘千疮百孔’‘狼烟四起’。这些年再看,绿水青山尽收眼底。”

(下转7版)

一样靠山吃山,别样发展内涵

蓟北山区纪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他提出,要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

进入新时代,“河长制”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实践。“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2017年元旦前夕,习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

2018年6月底河长制提前在我国全面建成,千万条哺育着中华儿女的江河有了专属守护者。

**百万河长来巡河**

初秋正午,烈日当空,滇池上游的新运粮河畔,一个身影格外忙碌。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街道普吉社区代理主任、社区河长李俊彪正仔细巡查着河道,排查污染隐患。无论日晒雨淋,两周一次的巡河是他雷打不动的任务。

滇池的30多条入湖河流中,仅10多公里长的新运粮河并不起眼。但在李俊彪看来,这条小河很不简单,“几百年前,滇池周边的

粮食就是从这条河运到昆明城的。”

然而,因城市生产生活污水排入,新运粮河一度成为人人避而远之的黑臭河流。

“过去大量污水直接排放入河,很多汇入滇池。”昆明市五华区水务局副局长张拾化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滇池水质迅速恶化至劣V类。

经过多年持续治理,饱受污染之痛的滇

池终于迎来重生。2018年,滇池全湖水质升至IV类,为30余年来最好水质。两岸绿树成荫,河水清可见底,一度严重污染的新运粮河也逐渐恢复昔日容颜。

一条条入滇河流的复苏,离不开各级河长们的日夜巡护。像新运粮河一样,滇池的35条主要入湖河流均已建成了由省、市、县、乡、村五级干部担纲河长的治理体系。

自从担任社区河长以来,李俊彪记不清自己在河边巡查了多少回,“不管是小饭馆偷倒泔水,还是河边小作坊占道经营、私搭乱建,只要发现问题,我们绝对一查到底。”

2016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

(下转2版)

# 百万河长,护水长清

## 河长制开启治河新时代



# 荒岛变热土 击楫远航立潮头

海南岛70年沧桑巨变记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新华社记者凌广志、王晖余、吴茂辉、罗江

天涯海角、荒远瘴疠,古人以为畏途,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海南岛几千年来写照和标签;

度假天堂、开放高地,今人视为宜居置业之所,这是几十年来特别是建省办经济特区后海南发生的沧桑巨变;

椰风海韵,水绿山青,物产丰饶,浪漫迷人,立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海南,击楫扬帆远航于浩瀚南海上,书写着美丽、灿烂的发展新篇章!

从天涯畏途到人人向往

走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浓郁的热带风情扑面而来。这是我国非省会地级市第一个旅客吞吐量达2000万级的机场,1994年建设通航时旅客吞吐量仅6.9万人次。增长近300倍的数字,见证着三亚和海南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往年的八月是海南旅游的传统淡季,而湖南游客袁洁一家三口近日到三亚旅游,没想到多间心仪的度假酒店均爆满。

海棠湾、亚龙湾、三亚湾、大东海……作



▲位于西沙永乐群岛的晋卿岛(2017年4月23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郭程摄

为我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三亚聚集着具有世界级高品质的滨海旅游区和高端度假酒店群,全球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

海棠湾亚特兰蒂斯酒店公关经理徐翔宇说,一站式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需求的综合体在三亚越来越多。三亚这两年还相继举办了国际电影节、国际音乐节、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等大型文体活动,“旅游+”效应加速释放。

“三亚从偏僻落后的渔村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度假天堂,这也是海南旅游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一个缩影。”三亚市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陈震寰说。

长期以来,海南岛属于我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在封建时代甚至是人们视之畏途的流放之地、瘴疠之岛。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南没有一家宾馆,更没有旅游产业。20世纪60年代,为了接待回国探亲的华侨和来琼的外国人,才建设了当时海南唯一的涉外酒店华侨大厦。建省前夕的1987年,海南仅有旅游景点10个,旅游饭店数量31家,旅游人数75.08万人,旅游收入1.14亿元。

(下转8版)

# 200条铺向堤坝的棉被

黑龙江省桦南县抗洪一线见闻

新华社哈尔滨8月21日电(记者杨喆、闫睿、马知遥)8月20日,刚刚结束第九次堤坝加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闫家镇城子岭村党支部书记聂士光站在堤坝上,暂时缓了一口气:“大堤算是暂时保住了。”

聂士光的身边是打在堤上的一个个木桩,呈犬牙交错之势。堤上,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棉被,早已和堤上的泥土混在一起。

堤外,洪水几乎与堤平齐,向下游急速流淌,洪水中隐约还能看见被淹没的稻穗。堤内是大片绿色的稻田,稻田尽头可以看到村庄的房屋。

近日,受降雨影响,城子岭村附近的倭肯河位急剧上涨,肆虐的洪水漫出河道,淹没了堤外的大片耕地,冲击着堤坝。

村里的喇叭响起来了,号召大家贡献棉被,城子岭户户动员起来,抱着棉被送到堤上。

征求村民意见后,村里还紧急割了坝内

约75亩地的稻秧,铺在堤坝上加固泥土。一些村民告诉记者,顾不得损失了,保住堤坝才是第一位的。

就这样,一层棉被,一层沙袋,一层稻草,再打上木桩,总共铺了6层200多条棉被,坝体被顺利加高了两米左右,顶住了洪水的冲击。

“拿啥都得拿,豁出来了,保卫家园么!”在村民张红波家,她指着衣架上的一堆被单说,18日把家里5口人的11床被都送上堤了,只剩下这些被单。

“没多久政府就给送来了新被子,要不我们上哪儿去买?”张红波又指着炕上的新被子说。

闫家镇镇长吴皓瑞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全镇乃至全县上下一心抗洪救灾。“男壮年在堤上打桩,妇女就在后方做饭,还有很多

志愿者捐款捐物,到一线帮忙。”

桦南县政府部门干部介绍,入汛以来,面对严重的暴雨和洪涝灾害侵袭,各乡镇发扬了不怕吃苦、不畏艰险的精神,不等不靠,全力组织乡镇村屯干部群众抗洪抢险,共紧急加固堤防108.7公里、修复险段411处,抢救保护财产折合4.2亿元,安置转移受灾群众4456人,无一人受伤。

闫家镇政府干部告诉记者,虽然堤坝暂时保住了,但压力一点没减。每天都有专人白天黑夜在堤上巡查,防止退水期出现溃堤险情。

在村庄里,往日的平静正在慢慢恢复。村民们陆续从安置点回到了家中。村头,一些村民坐在树荫下有说有笑,阳光正好。